



70岁时,孔子说自己达到了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的自由境界。这说明了两点,一是老先生毕竟是热爱自由的;二是即使在“从心所欲”的自由里,其中仍有不可逾越之“矩”。

这不可逾越之“矩”,应该是个人自由的界线。那么,这个界线该如何划定呢?

英国思想家约翰·密尔提出过一个著名的“伤害原则”——能阻止我做想做的事的唯一理由是:别人可能因此受到伤害。他用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明:我挥舞拳头的自由,在打到你的脸之前就结束了。

在人与人的双向关系中,这种“伤害”是直接的,不难理解,但人是处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,个人行为对网络中的其他人造成的“伤害”,有时是间接的,比如,一个人的自杀,虽没有直接“伤害”别人——按照存在主义者的观点,他完全有权利这么做——却可能对其亲友造成巨大的间接“伤害”。

前者是“直接伤害”,后者是“间接伤害”。约翰·密尔的“伤害原则”界定了前者,而孔子显然还意识到了后者,他所提出的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如果也作为一个“伤害原则”来看,则很好地涵盖了前者和后者——你不仅要考虑自己行为对他人可能造成的“直接伤害”,也要考虑到可能造成的“间接伤害”。

“直接伤害”,法律可以界定,人们容易取得共识;而“间接伤害”,则处于道德、规矩、习俗主宰的领域——人类的麻烦、纠结和困境往往汇集于此。

为什么?因为“间接伤害”,让人们面对的不是一道对错的判断题,而是一道做出取舍的选择题。这里没有一定之规,也无万全之策,常将人类置于两难的境地。因此,汉姆雷特在“生还是死”的问题上犹豫不决,而“母亲与女友同时落水,先救谁?”也成了千古难题。

问题是,当“间接伤害”无法避免时,我们该如何行事?

孔子的回答是:“循礼”。也许正是担心人们在生活中有时会无所适从,有必要给予具

“不逾矩”的自由

钱宁

体的指引,孔子引入了“礼”的概念。法,通过禁止做什么来避免“直接伤害”;礼,则通过告知应该如何来做来减少“间接伤害”。

孔子对“礼”的重视和强调,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。颜渊问仁,孔子回答:“克己复礼”。颜渊继续问,能具体点吗?孔子说:“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。”(《论语·颜渊1》)这话说得斩钉截铁,不容商量,大概唯一可以讨论的是,“礼”是什么?

在此,不妨多说几句“礼”。礼,不仅是出场次序的先后,宴会座位的安排,就本质而言,是这些仪式或规范背后所体现出的一个排序优先的原则——不仅是谁先谁后,更有孰重孰轻。

礼,是一个社会基于某种排序优先原则所形成的习惯,让我们知道该如何穿衣吃饭、待人接物,小到家事,大到国事,直到两难之

事,该如何取舍。

家庭以父母为重,便有了“孝”;国家以君王为重,便有了“忠”;当“忠孝不能两全”时,国家重于家庭,“尽忠”是理所当然的选择。这些行为选择的背后,体现出的排序优先原则是“国家—家庭—个人”。这意味着,当你个人意愿与家庭和国家产生冲突时,你要放下个人意愿,以家庭和国家为重,在家顺从父母,于国听命君王。所有符合这一排序优先原则的行为,会被视为“知礼”,而不符合的话,就会被视为“违礼”。

汉儒的“三纲五常”中的“三纲”,更是将这一排序优先原则推向极端,归纳为:“君为臣纲,父为子纲,夫为妻纲”,其结果是,个人完全失去了选择的自由,“礼”也由对人的约束变成了对人的束缚。

“礼”的如此异变,不知是不是当年孔子的初衷?“复礼”,是孔子一生的政治梦想,更被其视为是一条“天下归仁”的大道。既然是“复礼”,这说明孔子想“复”之“礼”,在孔子之时,就已失去,而终其一生,孔子也未能成功“复礼”。

那么,孔子想复之“礼”,到底是什么样子?今天难知其详,不过,从孟子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之语,可以推断,其背后的排序优先原则应该是“民众—社稷—君王”——与后来以“三纲五常”为基础的“礼”,取向并不相同。

事实上,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,其背后也是社会排序优先原则的根本改变——“国家—家庭—个人”逐渐变为“个人—家庭—国家”。旧礼被新规所取代,不变的是,我们有时仍要在两难中做出取舍。

云水山房散诗

邵燕祥

端午前夕梦中得句

感伤一缕付吟笺,苦乐相寻若许年。未可深思成剥茧,不期旧忆转相煎。

闲读恶人发迹史,二〇一五年元月试笔

笔头加减复乘除,揣着明白说糊涂。跟风每指鹿为马,瞪眼仍看碧作朱。硬说三七二十五,逻辑链细权力粗。宦游何处无知己,廉耻遥看近却无。

五月四日凌晨偶感

云水风帆外,遥遥望海陬。朝驰驱梦影,暮霭掩层楼。曾许千年愿(晋宗恂谓“乘长风破万里浪”也),终惭一叶舟。狂飙时复作,觅食老沙鸥。

登山

百阶一憩此登临,山路欢欣杂苦辛。等是高岑松柏侣,自来风景属胸襟。

重读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“姑妄言之”卷口占

“爱听秋坟鬼唱诗”,各人癖好各人知。百年妄议聊斋事,鬼狐亦自有妍媸。

答友人电邮

岂是淡看荣和辱,是非成败捻难清。死生既许随心判,毁誉何妨转瞬更。世上人争红与黑,天边云变梦还醒。泰山日丽无毛羽,沧海深流一泪痕。

呈袁鹰吴芸红贤伉俪谢赠合影及题影诗新年贺卡 岂有闲情悲逝水,但从来路鉴初心。青丝白发借形影,信史诤言潜苦辛。沧海惯经潮涨落,文场频遇祸纷纭。百年患难夫妻在,赢得诗情天籁真。

题黄永厚为丙申年作《猴王图》

人与猴头是近亲,猴心我道胜人心。天真未凿无奸诈,巨古何尝洗脑筋。

重读荒先生诗

黄了青春白了头,烟波日暮使人愁。初衷曾誓毋宁死,纵死依然未自由。

董书拾趣

若非狐狸便狼豺,楚楚衣冠鱼贯来。正襟俯首何恭顺,个个心中揣鬼胎。

向思之兄赠大字本诗稿供康复解闷

能思能行不老人,我行我素自由心。飞觞换盏昨天事,请从拙句养精神。

愿思之老兄颐养中随手翻翻,容或有功康复则幸甚矣。燕祥丙申雨水

打油题赠高邮随园菜馆

咏絮之才未可轻,“雪花豆腐”更驰名,人间隽永称回味,不负高邮四月行。

雀啾啾,就像复兴中路每至秋天落叶金黄,多好。如果城的特质辅以一点点恰到好处的乡村元素和味道,是怎样的一种美好。好在,沪上已经下大气力进行环境、交通整治,相信假以时日,会冒出更多的绿地,上海一定会更俊俏!



上海的步行街(水彩画) 吴智明

还是差着一缕风的距离

葛译友

沪上今年的夏有些让人捉摸不定,来得比往年有些晚,热的有些“不合时宜”,有时梅雨有时闷……

不觉间高温就这么来了,除了热这个特质外总觉得缺了些个夏的味道,比如和着树叶哗哗作响的微风,惟有乡下的夏夜才有的清凉,杂草扎堆鱼翔浅底的野河,富有弹性踩着都温暖的乡间小路,空气中弥漫着带着泥土芬芳的瓜果香,清新富足的空气质量(人们管他叫负氧离子),地平线上伴着地气冉冉升起的朝阳……

起那厚重的城墙。对于一座城市,你所喜欢的不在于七个或是七十个奇景,而在于她对你提的问题所给予的答复。”

谁都希望拥有个性鲜明、文化独特、环境优美、居住舒适,人与人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“童话”般的现代都会。

尽管这个炎夏弹性踩着都温暖的马路、公园,也有知了的鸣叫,但它与乡下的夏天还是差着一缕风的距离。

光鲜亮丽清新,有微风吹过,树叶哗哗作响,鸟



跟朋友吃饭,上菜前一段时间有茶道表演。茶艺师动作娴熟流畅,赏心悦目,我想起在北京工作那时,我们饭店的食客多点花茶,上海人似乎喜绿茶多些,福建人爱红茶,广东人则对铁观音情有独钟,太原人可没那么多讲究,什么茶都喝,关键要够浓够醇,好比喝酒就要喝烈酒,那才觉得对胃口,太原人叫“带劲儿”。席间有个湖南朋友,他只喝自带的茶,要加各种作料——捏撮盐,放几片生姜,炒熟的黄豆扔一把,然后跟茶叶一起冲。冲好了先不喝茶,摇摇,最后连豆子带茶叶,通通吃光喝净,杯子底朝天,开始吃饭。他有时把黄豆换成芝麻,要不就是炒熟的麦粒,据说味道还不错。真是怪。

杯中茶叶缓缓漂游,有一种声响,素朴的刹那,舌尖上残留苦涩余香,魔都苦夏的各种濡闷难熬,顷刻间都隐匿不见。茶禅一刻。据说印度阿妈达巴城人,在茶室里摆放棺木,人客就在棺椁半腰处品茶,听着叫人后背生冷。这种直视死亡的吃茶方式,也许折射着某种古拙生命哲学——珍惜生命?

张爱玲笔下女主角常

跟茶有关。《怨女》中的银娣,上吊前“拿桌上的茶壶,就着壶嘴喝一口,冷茶泡了一夜,非常苦”——是自杀前的心情写照。清冷苦涩。《桂花蒸》里做佣人

社。茶碧绿,水滚沸,藏于一盏青花大瓷杯的“魁龙珠”,青翠而浓郁,朴实得好像中国水墨画。富春汤包单独躺在一个一个小笼屉里,皮薄如纸,稍一动,里面汁水颤颤不已。饮一通吃一顿,“皮包水”绝非沾名钓誉。

朋友前几日送我一罐日本茶,叶片全部碾成了末子,碧绿的,滚水悬高一冲,碎星星打几个转,全沉到杯底,凑上去小心尝一口,有竹子的清香,手边搁着半碗隔夜饭,浇上去吃一口,冷米裹了茶香,微微有点苦,意外发现的味道。

生活在上海,人人好像上足发条的闹钟,找家茶馆好好捱上一天,来块芝士蛋糕,抱本关于旅行的书,苦夏很快就要过去了呀!

我坐在熟悉的街边,正值炎夏。人们轻装来回走过,如年复一年的场景一样熟悉——春日里色彩明艳的花,夏天用井水浸西瓜和葡萄,从初秋到深秋喝过的桔皮泡水还有桂花酿,冬季装了满满一箩筐的土豆、玉米与红薯。

因为太熟悉,人们忘记了这些寻常物件里还存着时间不曾带走的东西。它们不是诗,它们也不在远方。它们如同天气或凉爽或温热,而每一朵云都是独一无二的那朵。

一不留神过去很久。我们依然熟悉,却已想不起原先的样子。

熟悉

黄惠子

困惑是激情亦是责任

夏小雨

去年的下半年,对于我们大多数同学来说,都是非常艰难辛苦的时期;找工作也好,写作硕士论文也好,寻找未来的生活方向也好,都是不轻松的事情。坦白说,去年的下半年是我整个研究生阶段状态最低落的时期,博士申请的流程极其繁琐,我的作息几乎日夜颠倒。身心疲惫之外,我更是一再陷入一种巨大的困惑。

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。申请过程让我渐渐了解到海外相近领域的研究趋向。越来越多的文学者转向“技术话语”一类的问题。面对种种新的风潮,我不能不质问:在这个新技术新媒体的时代,如何还能相信文学的能量?

而我想,我们小小一个学科所面临的危机与变革,也是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的一种缩影吧。毕业对我们来说,好像是在告别一个共同体,从此同学们将各奔东西。然而我想说,我们仍然共同面对着这个世界,共同面对它所有的危机和变革。不同时代的人们,面对各自不同的危机与变革,始终有不愿放弃的事情。感谢复旦中文系朝夕相伴的小伙伴们,谢谢你们让我始终相信人心的柔软自有它的力量。也谢谢你们让我相信,无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面临怎样的危机与变革,文学文字

总还有它的能量,我们总还有不愿放弃的事情。

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中国二十世纪中期的三位诗人,他们曾是很好的朋友,但战争以及此后无数身内身外的危机与变革,使他们一再分离,走上不同的道路。其中一位诗人,卞之琳,他试图为那次变革中的一群男女写下一部长篇巨著,却终于因为某些原因将小说付之一炬。小说里有这样一句话,我一直记得。他说:“这么大的土地一个人到了每一个角落,合起来就是我们到了每一个角落。”同样,我们此刻的分离其实是携带着彼此的记忆与生命能量,走向世界不同的角落——反过来,我们也因此拓宽了彼此的生命——“合起来就是我们到了每一个角落”。

Henry James 在他的一篇小说里有这样的话,我还记得,大一转来中文系时,我在申请文章中引用过;现在,六年过去了,我即将从中文系毕业,却依然非常喜欢这段话:我们在黑暗中工作。尽己所能。倾己所有。我们的困惑是我们的激情,我们的激情是我们的责任。

风雨31载,新民晚报杯足球赛又如如火如荼,明起刊登“我们的世界杯”一组征文。

十日谈

毕业季